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
死若星辰，生如朝露。

树下野狐
著 MAN
HUANG
蜃楼志
3

不死咒

中国华侨出版社

树下野狐 著

赛荒记

3 蜃楼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蛮荒记. 3, 蜃楼志 / 树下野狐著. — 北京: 中国
华侨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113-7437-0

I. ①蛮… II. ①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0262号

蛮荒记. 3, 蜃楼志

著 者: 树下野狐

出 版 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泰 然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90千字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7437-0

定 价: 46.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一章 昊天神裔···001	第十一章 九疑火山···141
第二章 翻天覆地···015	第十二章 帝药八斋···155
第三章 死生契阔···029	第十三章 苍梧之渊···169
第四章 大荒八极···043	第十四章 太古囚族···183
第五章 月华神镜···057	第十五章 阴阳妙法···197
第六章 蛇族帝尊···071	第十六章 王蟒委蛇···211
第七章 天下之巅···085	第十七章 天子之都···225
第八章 烈火凤凰···099	第十八章 焚心以火···239
第九章 情根深种···113	第十九章 大金鹏鸟···253
第十章 天降神兵···127	

「第一章」

吴天神裔

玉屏峰上，夜风鼓舞，竹林摇曳起伏，拓拔野等人盘坐在如水的月光里，肌肤映碧，衣袂翻飞。数丈之外便是悬崖深壑，云雾苍茫，像海浪一样汹涌翻腾着。

听他将这几个月来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尽数道来，蚩尤等人无不惊心动魄，悲喜交参，夸父更是大感新奇，艳羡不已。虽然早已闻知大概，却想不到此间竟还有这么多的曲折变故。

鲲中岁月，世外乾坤，短短不过百余日，却仿佛已经过了数十年。

空桑仙子叹了口气，道：“世人都说龙女妖冶无情，她却偏偏对太子如此情深义重。为了顾全大局，竟不惜忍痛割爱，舍己放逐。如此苦心孤诣，即便是五族圣女，又有几人能够做到？”说到最后一句时，嘴角似笑非笑，竟像是在嘲讽自己一般。

拓拔野心中刺痛如针扎，晏紫苏下意识地握紧蚩尤的手，暗想：“若换了是我，身中剧毒，才不管什么天下百姓，定要鲛鱼陪着我，快快活活地在北极过上一生一世。”

空桑仙子望着那石壁上凸起的《刹那芳华曲》，神色凄婉，又低声道：“当年我对他难离难舍，甘愿抛下圣女之位，受罚请罪。在汤谷两百余年，却日日夜夜悔怨艾，觉得他深负于我，从来不曾想过天既降大任于他，他又岂能任心随性，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天下苍生？而他心底的痛楚折磨，又岂会在我之下？”

顿了顿，淡淡道：“拓拔太子，现在想来，他在南际山上托命于你，果然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当今大荒战乱纷起，五族割据，必要有人挺身而出，平定天下，造福苍生。你是神农临终所托之人，又是古元坎转世、当世龙神，众望所

归，责无旁贷……”

夸父哇哇叫道：“小女娃儿胡说八道！区区一个拓拔小子，连那山羊胡子也斗不过，若不是我夸父挺身而出，前来帮忙，那白衣服小丫头早就完蛋啦！”

空桑仙子听若无闻，秋波流转，凝视着拓拔野，一字一句道：“龙女此举不独为你，更是为了九州百姓。你若明白其中深意，就万万不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

拓拔野陡然一震，这些道理他又何尝不知？但想到她身中奇毒，生死难料，总难免痛不可遏，再也无暇他顾，从前的壮志雄图亦随之散如云烟。

这些日子以来，失魂落魄，浑浑噩噩，眼前耳边全是她的音容笑貌。此次重返大荒，原想救出姑射仙子之后，便立刻回折北海，继续寻找她的下落。此刻听空桑仙子这般一说，倒像是被雷霆所劈，突然惊醒。

雨师妾既已下定决心离开，又怎会让他找到？以她的冰雪聪明，再加上北极的冰寒天气，应当可以控制住体内的“红颜弹指老”。自己若一直这般失魂落魄，不但于事无补，更白费了她的一番心意。反之，若能尽快打败水妖，平复大荒局势，她或许会重新现身，与自己团聚……

想到这些，心潮汹涌，悲欣交集，胸喉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起身朝空桑仙子揖了一礼，道：“多谢前辈点醒。拓拔野谨遵教诲，以天下为先！”

蚩尤见他重振精神，大喜过望，重重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笑道：“好乌贼，这才像是新晋龙神！”一跃而起，将苗刀霍然插入坚岩中，晒然道：“明日一战，且看看你我兄弟谁能击败那老匹夫，夺取青帝之位！”

空桑仙子微微一笑，妙目中闪过忧虑之色，道：“灵青帝失了肉身，又在鬼国地牢中被囚禁了四年，性情大变，乖戾凶暴远甚从前。又阴错阳差，修成了‘木本五行真气’，连句芒也敌不住他一招，明夜之战，两位要多加小心了。”

众人心中俱是一凛，蚩尤眉毛一扬，傲然冷笑道：“若是常人，元神离体半年，早已烟消云散。即便这老匹夫真有通天彻地之能，做了四年的孤魂野鬼，也已成了强弩之末。只要我们能挨到百合以上，谁胜谁负，那就难说得很了！”

空桑仙子摇了摇头，道：“若是寻常的‘元神寄体大法’自是如此，但灵青帝两百多年前便已自创了‘种神大法’，别说四年，就算是四十年，也能形神契合，固若金汤……”

夸父奇道：“种神大法？那是种什么木耳香菇？”

拓拔野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五行谱》中说到有一种至为玄妙的法术，可将元神植入他人体内，即使百年之后，肉身将灭，仍可将元神转入其他五行相生的寄体之中，如此循环相种，至少可延寿五百年。难道这种凶诡妖法竟是堂堂青帝所创？

空桑仙子怔怔不答，像是在追想着久远的往事。月光镀照在她的白发上，如银似雪，眉淡如烟，秋波迷蒙，秀丽的脸容也仿佛散发出淡淡的柔和光晕，她徐徐道：“那时他不过二十来岁，比我还小了两岁，却已嚣狂不可一世，在这玉屏峰顶，以‘冷月十一光’瞬间击败族内八大仙级高手，一掌将主峰劈断，就连当时的木神蒙拓芝亦是斗不过六百回合，亦被他一剑抵住眉心，动弹不得。人人都说除了神帝与赤飘怒，天下再无人是他的敌手。”

“神帝修为通天，四海臣服。赤飘怒又是其时大荒公认的武学奇才，单凭一己之力，威震南荒，振兴火族。若是旁人听到这种比较的话语，必定视为无上荣耀，偏偏听在他的耳中，却像是莫大的侮辱。”

“他二十岁时曾在南际山顶败给神农，闭关苦修了十年，自觉已天下无敌，因此那次斗剑夺得青帝之位后，立刻径直南下，以武拜诣赤帝。两人在赤炎山激战了三天三夜，始终分不出胜负。他心有不甘，约好来年再战，而后又西折天帝山，与神农邀战……”

晏紫苏讶然道：“灵威仰与赤飘怒来来回回，战了十年有余，天下皆知。但是南际山之战后，我再没听过神帝曾与青帝比斗呀？”

空桑仙子微微一笑，柔声道：“神农知道他骄傲的脾性，颇为激赏，不愿折辱挫伤，所以每次都是点到为止，从不张扬。但他越是如此，便越是激起灵青帝争强好胜之心，他矢志打败神农，夺取神帝之位。不想一连比斗了七年，每次都是战不过千合，便被神农击飞‘冷月十一光’，拂袖下山……”

拓拔野与蚩尤对望一眼，心下又惊又佩。烛龙也罢，蛇姥也罢，公孙母子也罢，就连那至为凶狂的混沌神兽，都撑不过数百回合，便大败亏输。普天之下，能与神农斗到千合的，真可谓绝无仅有了！也难怪这老匹夫竟会如此狂妄自负。

夸父却大为不服，连连打岔，表示不屑。

空桑仙子道：“灵青帝左思右想，始终也找不出克制神农五行真气的法子，认定他是占了五德之身的便宜。因此要想击败神农，非得有五德之躯不可……”

拓拔野一震，道：“所以他便创出了‘种神大法’，想将自己的元神种入某

个五德之身的人的体内？”

空桑仙子点了点头，叹息道：“可惜他忘啦，古往今来有五德之躯的人寥寥无几，即便真有，人海茫茫，又上哪里去找？”

晏紫苏瞟了拓拔野一眼，抿嘴笑道：“难怪那老匹夫对拓拔太子如此青睐。”

拓拔野苦笑不已。修炼讲究的乃是形神契合，没有适合的躯壳，纵有盘古的神识，也难施展神通。灵威仰已是木德之身，普天之下，要想找出一个比他自己更具天赋的肉身，谈何容易？

盖因此故，他才远赴北海平丘，想从蛇姥那里取得脱体重生的灵丹妙药。可惜天意弄人，机关算尽，却仍是孤魂之身。

在那鲧鱼腹中，若不是自己施以狡计，诱他自断经脉，疯疯癫癫，现在或真已被他附体夺窍亦未可知。想到这里，心底突然有些凛然后怕。

空桑仙子微微一笑，道：“灵青帝虽然创出这旷古绝今的‘种神大法’，却苦于可寄之体，与神农前前后后斗了三十余年，始终不敌，心中懊恼自是无以复加。对他如此狂傲之人，神农胜也不是，败也不是，又生怕他心病成魔，于是那年在这青帝苑里，故意与他战成了平手，说：‘不必再比啦。你的武学资质天下无双，潜力更可谓当世第一。若能心怀宽远，正气填膺，他日又有谁是你的对手？’”

夸父连连“呸”了几口，道：“山中没老虎，猴子称霸王！”卷袖愤愤道：“他奶奶的木耳香菇，明天你们俩小子都一边歇着，让你夸父爷爷去教训教训那矮胖冬瓜！”

拓拔野等人闻言莞尔，心下却对神农的评断颇以为然。

大荒几大武学天才之中，石夷单纯质朴，心无旁骛，终生浸淫武道法术；赤颀怒公认为千年一见的火族奇才，火灵狂猛，二十出头便已凌驾群雄，成为族内第一人；赤松子水火双德，青出于蓝，若非被赤帝、黑帝联手镇于洞庭山底，必已闹得四海天翻地覆；科汗淮更是聪慧绝顶，年纪轻轻便创出潮汐流，独门气刀可媲美紫火神兵……

但与灵威仰相较，始终略逊一筹。姑且不论真气、念力孰强孰弱，单以领悟力与创造力而论，有谁能创出那通天彻地的“种神大法”，历经数载而元神不散？有谁能以木德之躯修五行真气，独辟蹊径，修炼出更胜紫火神兵的“碧火金光刀”？又有谁能自断经脉之后，反而真气圆融，随意改变经络，神鬼莫测？

即便桀骜如蚩尤，对这老匹夫再为厌憎，心底深处亦不免凜然敬服。而以神农天帝之尊，竟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容忍退让，一方面固可见其长者之风，提携后进；另一方面亦足可证明青帝之修为实是深不可测。

空桑仙子道：“听了神农这番话，灵青帝这才为其气度所折服，与他成了至交，从此再不谈比武之事，但心底深处，仍想着要胜过他。神农石化登仙，心底最为难过的只怕便是青帝了。不独是因为少了最为敬仰的长者挚友，更因为今生今世，再也无法打败他了……”

蚩尤冷冷道：“他若真的感到难过，当日又怎会想要盗取神农石身，作为自己的寄体？神农石身既碎，自然便要夺占乌贼之躯了。这等自私冷酷的老匹夫，归根结底，想的不过是自己罢了。”

空桑仙子眉尖轻蹙，想要说些什么，双颊莫名一红，叹了口气，道：“今夜他答应与拓拔太子比斗，自是因为太子是神帝传人，又具五德之身，若能击败拓拔太子，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更何况在那鯢鱼腹中，拓拔太子和蛇姥又害得他经脉错乱，神志癫狂，以他的性子，必定要雪耻洗恨。至于寄体种神、回光三宝，只怕还在其次……”

顿了顿，眼波黯然，低声道：“他骄傲偏激，又好面子，一旦铁心要做的事情，谁也劝阻不住，就算是我……就算是我也难以让他回心转意了。明日之战，不仅关乎生死，更关系大荒局势，两位务必要多加小心了。”

拓拔野闻言，心下更是雪亮。那日在东海之滨，灵威仰因空桑仙子的劝阻而放弃神农石身，甘愿继续做孤魂野鬼，今夜又因她一句话而唤醒神志……此中缘由不言而喻。但不知青帝究竟是因为倾慕空桑仙子，而欲与神农一较高下呢；还是因为与神农争强斗胜，连他喜欢的女子也想夺得？

一阵夜风吹来，竹叶沙沙，颈上的绿玉和泪珠坠一起叮叮作响，他心中陡然一阵针扎似的刺痛。暗想，古来情字最伤人，感情之事混沌难明，莫说局外人，就算是当局者，又何尝能辨清？

低下头，凝视着那颗翠绿如水滴的玉坠，想要看出点什么，却只看见自己那倒映着的深邃的目光。

“啾唧！”铜门陡然打开，烛火摇曳，照得囚室地洞里光影迷蒙。

句芒蓦地抬起头，脸色惨白，不自禁地往墙角一缩，就像是负隅困兽，双眸

中火焰欲喷，夹杂着绝望、愤怒、恐惧、懊悔……诸多神色。

灵威仰冷冷地斜睨着他，左手一挥，众卫士纷纷屏息敛气地退了出去，铜门重新哐然关上。

等到四下寂然，他才冷冷地道：“那个人是谁？”

句芒微微一震，哑声道：“敢问陛下说的‘那人’，指的是谁？”声音不急不缓，带着几分揶揄嘲讽的意味。

灵威仰眼白翻动，右手一拍，光芒爆舞，句芒闷哼一声，整个人被无形气浪挤压墙角，脸色涨紫，全身波纹似的鼓舞颤动，双眼渐渐凸出，但目中的恐惧之意反倒突然消减了许多，嘴角勾起一丝古怪的笑容，喘息着道：“是了，陛下是问当年与汁光纪一起伏击你的人吗？陛下尚且不知，我又怎会知道？”

灵威仰脸上杀机大作，一字一字道：“那人与汁光纪当日加在寡人身上的种种痛楚，你想不想全尝上一遍？”右手陡然一转，指诀飞舞，青光分错绞扭。

句芒周身蓦然收紧，“嘭嘭”连声，皮开肉绽，无数道翠芒破体纷摇，犹如碧草春藤，将他紧紧缠缚，接着胸腹、背脊鲜血激射，任督二脉已被霍然震断，他嘶声惨叫，痛不欲生。

灵威仰森然道：“句木神，你们费了那么多心机，不就是觊觎寡人的‘种神大法’吗？若是从前，寡人要拿你的肉身作为种神之寄体，还舍不得如此糟践，但是现在已悟通了‘真气乱行’的无上妙法，就算把你奇经八脉全部震碎，也无甚关系了。你想不想试上一试？”

说话间，指尖轻弹，气箭凌厉飞舞，闪电似的击撞在句芒的各处经络要穴上，句芒惨叫凄烈不绝，当空团团飞转，重重地猛撞在洞顶，然后又从墙角软绵绵地滑落在地，烂泥似的瘫坐一团，指尖簌簌颤抖，终于连呻吟也发不出来了。

灵威仰冷冷道：“现在想起那人是谁了吗？”

句芒伏地喘息片刻，突然断断续续地大笑起来，嘎声道：“原来陛下也有惧怕之人！从鬼国地底逃出来，明明到了昆仑山，蟠桃会上也不敢现身，这一年来又藏头缩尾，就连到了北海平丘，也屈尊腆颜，做朱卷氏的蛇奴……嘿嘿，是不是生怕斗不过那人，又被打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住口！”灵威仰脸上碧光大盛，狂怒不可遏，右手隔空一抓，句芒厉声痛吼，双手紧紧抱头，整个脸都已扭曲变形，一道碧幽幽的光芒从泥丸宫吞吐而出。

灵威仰眼白闪耀，面如碧鬼，冷冷道：“你既决意不说，那也由你。等寡人将你元神吞化，自然就能知道那人是谁了。”

句芒凄号如哭，脸上又重新转为惊骇恐惧的神色，想不到以自己元神之强沛，竟也被他如草芥似的连根拔出！直到此刻，才知仍低估了青帝的念力修为。自己若真被他当作“种神”之寄体，势必神识湮灭，万劫不复了！

霎时间念头急转，伏倒在地，咚咚叩头不止，颤声道：“陛下饶命！陛下饶命！臣也是鬼迷心窍，一时糊涂，才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来……那人与汁光纪、水圣女乃是一伙，臣也只见他两次，只知他自称‘广成子’，来自崆峒山，除此之外，实是一无所知……”

“广成子？崆峒山？”灵威仰松开手，皱着眉头，眼白翻动，却始终想不起大荒有这么一号人物。

句芒磕头道：“臣勾连外贼，谋算陛下，罪该万死。但臣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叛族卖邦。烛龙野心太大，吞并我族之意昭然若揭，臣不得已才与水圣女、黑帝私下结盟。黑帝修行‘摄神御鬼大法’走火入魔，想借陛下的‘种神大法’以自救，于是挟臣……要挟臣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罪事来……”

灵威仰对他的狡辩之辞殊无兴趣，冷冷道：“那广成子也是水族中人吗？与黑帝又是什么关系？”

句芒摇头道：“他戴着人皮面具，真气又十分混杂，五行皆备，臣也不知究竟是何方妖魅。他与黑帝似乎并不熟识，倒是对水圣女言听计从。”

灵威仰心中疑窦丛生，沉吟不决。当日与那广成子交手之时，便曾发觉他五行兼具，只道是神农乔化，惊怒之下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

普天之下，除了神农与那拓拔小子，究竟还有谁是五德之身？两百年来的神级高手他无一不识，存活至今的更是寥寥可数，究竟是谁有如此神通，当日与黑帝联手夹击之下，竟杀得自己大败亏输？想起当日的奇耻大辱，心中更是惊疑愤恨，怒火熊熊。

句芒见他暂时无意杀己，登时松了口气，正想说话，忽听“轰”的一声闷响，囚室震动，尘土簌簌而下，脸色登时大变，失声道：“他们来了！”

“轰！”山谷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隆隆回荡，拓拔野等人一凛，纷纷起身循望。

悬崖下冒起滚滚黑烟，和那茫茫白雾交糅一起，变幻出万千诡异而狰狞的形状，仿佛凶兽妖魔，择人而噬。狂风吹来，又如巨浪翻腾，夹带着阵阵腥浊恶臭，闻之欲呕。

夸父嗅了片刻，忽觉咽喉奇痒，伸手抓挠，叫道：“他奶奶的木耳香菇，哪来的这么多虱子跳蚤！”

“尸涎香！”晏紫苏花容骤变，急忙屏息敛气，从乾坤袋中抓出几颗紫红的丹丸，塞入蚩尤口中，而后又一一抛给拓拔野等人，叮嘱道，“含在舌下，万万不可吞入腹中。”

话音未落，远处蓦地传来几声惨叫，四个木族卫士从树林中跌跌撞撞地奔了出来，发狂似的挠着喉咙，黑血顺着指尖汨汨流出，片刻间皮肉溃烂，上半身已可瞧见森森白骨。

众人大凛，始知不妙，忙将丹丸含入口中，异香冲顶，神志大清，那麻痒如噬的感觉登时烟消云散。

拓拔野蓦地记起《大荒经》中曾提及这种南蛮特有的驱蛊尸烟，剧毒无比，常人只要吸上片刻，立即肚穿肠烂，腐如焦骨。最为可怕之处，在于方圆百里内的凶蛊毒虫闻见尸烟，必定成群结队地围集而来，不分人畜敌我，发狂肆虐，比瘟疫还要恐怖百倍。

难道烈碧光晟早已在附近部署南荒蛮军，得闻句芒伏法，立即孤注一掷，向玉屏峰发动猛攻？但以他老奸巨猾的脾性，至少也当先试着与灵威仰结盟才是，又怎会如此莽撞地悍然宣战？

尸烟弥漫，山林里惨呼、哀号声大作，此起彼伏，凄厉如鬼哭，显是许多木族豪雄已然中毒。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来者是谁，只听文熙俊高声喝道：“大家听令，全部退回地宫，不可擅自出击！”

人影闪烁，巡守各处的木族卫士从四面八方急掠而回，朝青帝苑冲去，但大多奔不到一半，便被那毒烟笼罩，惨叫着踉跄倒地，浑身抽搐，顷刻间化作淋漓血骨。

晏紫苏冷笑道：“瓮中之鳖，作茧自缚！”拉着蚩尤，便欲朝崖外冲去，忽听竹林、草丛簌簌作响，接着“咻咻”连声，突然冲起万千道炫目粼光，在夜空中纵横划过，流星雨似的朝着他们当头冲来。

“蛇啊！”夸父吓得哇哇大叫，破空冲起。漫天红芯吞吐，毒涎如雨，赫然是数以万计的南荒虫蛇。

他虽然自幼生长山林，修为盖世，偏偏对鳞虫之属极为恐惧，陡然撞见这么多蛇蟒，更是魂飞魄散，直如梦魇。闭着眼睛不敢窥看，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将围冲而来的蛇群打得血肉横飞。

众人又是骇异又是好笑，蛇群来势汹汹，转瞬间山崖上已经粼光遍布，触目所及，尽是色彩斑斓的毒蛇虫豸，排山倒海似的朝着他们冲来，被拓拔野、蚩尤气浪横扫，四下乱舞，前赴后继。

晏紫苏秋波转处，见黑烟滚滚，随着狂风向山顶呼卷蔓延，心中一动，叫道：“这些虫蛇受尸烟驱使，只要将烟气吹散开来，它们自然就找不着方向啦！”

拓拔野辟易百毒，又吞服了蛇丹，对尸烟、毒蛇全然不惧，当下抢先抄足飞冲，双袖鼓舞，真气狂飙似的朝北席卷。

蚩尤亦随之施展“风生浪诀”，推波助澜。

两人真气俱极充沛，加在一处更是声势惊人，树木摇摆，烟雾轰然倒卷翻腾，漫天遍地的蛇群果然大乱，纷纷转头洄游，随着那滚滚逸散的尸烟，朝北冲落山崖，势如飞瀑，蔚为壮观。

夸父惊魂甫定，跷着大拇指连夸晏紫苏聪明；眼见蚩尤二人掀舞气浪，风雷呼啸，不由得兴致大发，正欲上前掺和，崖下突然冲起汹汹狂风，烟卷雾腾，飞沙走石。

拓拔野二人呼吸一窒，如被巨浪推卷，竟身不由己朝后翻身倒飞。四周树木“咯啦啦”地连根拔起，纵横飞舞，就连峰顶巨岩也陡然迸裂开来，“砰”地炸散飞射。

蚩尤喝道：“好大的风！”两人气沉丹田，勉强当空凝立，黑发乱舞，衣袖猎猎，一时间竟连眼都睁不开来。那狂风来势之猛，竟比当日风伯所兴更要为甚！

被那狂风鼓卷，黑紫色的尸烟立时又回涌聚拢，宛如巨大玄龙，当空滚滚翻腾，缭绕卷舞，任凭拓拔野等人如何掀卷气浪，始终断而不散。

蛇群狂嘶飞蹿，重新将五人层层叠叠地围在中央，旋涡似的团团飞旋，作势欲扑。顷刻间越集越多，远远望去，像是一个巨大的五彩山丘，在月光下起伏摇摆，闪耀着妖艳凄诡的光芒。

夸父仰颈四望，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只觉两腿发软，连挪动一步的气力也没有了。

晏紫苏呸道：“没用的疯猴子，尽会说些大话！”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个巨大的碧绿兽骨，低掠飞冲，在四周画了一个径长四丈的圆圈。

“呼呼”连声，那绿色的线痕登时冲起碧幽幽的火光，直蹿半空，蛇群方一冲入，登时被火焰烧着，尖嘶飞弹，焦臭扑鼻，转瞬间周围便堆满了厚厚的蛇尸。

原来那兽骨乃是当年东海“碧火龙”的脊椎，遇风生火，散发出的气味更可令百兽丧胆、万虫辟易。蛇群后被尸烟所驱，前被龙火隔阻，进退维谷，狂乱不堪。

混乱中，山壑中又传来隆隆巨震之声，夹杂着阵阵尖厉刺耳的兽吼怪啸，仿佛来自地底幽冥的厉鬼呼号，令人闻之不寒而栗。

拓拔野大凛，他与龙女、流沙仙子这些御兽高手相处甚久，又深谙“心心相印”之道，听这啸声，便知有高人驾驭着万千发狂的凶兽正从山脚奔冲而来。

当下俯冲落地，伏身凝神聆听，果觉山摇地动，势如狂潮，隐隐还能听见一阵阵阴寒诡异的笛声……

“陛下！陛下！”铜门连震，传来众卫士惶急的呼叫声，还不等灵威仰将囚门打开，叫声便已转化为凄烈的惨呼。

青帝心中微凛，左手抓起句芒，右手一推，将铜门轰然撞飞开来，“呼！”火焰狂舞，扑面冲来，夹带着浓郁的恶浊臭气。粼光刺眼，嘶鸣如潮，也不知有多少毒蛇乱箭似的朝他怒射而来！

灵威仰避也不避，护体真气鼓舞迸爆，他抓着句芒大步踏出，那青紫色的火焰喷涌到他气罩上，登时反弹激涌，将围冲而来的毒蛇尽数烧着，尖嘶如狂，焦臭大作，四下抛飞而出。

密道中浓烟密布，紫火熊熊，遍地都是蛇鳞、蜈蚣以及各种色彩绚烂、说不出名字的毒虫，波浪似的攒攒蠕动。镇守门口的八名卫士早已被啃噬得只剩下乌黑焦骨。

句芒脸色青紫，剧烈地咳嗽起来，鲜血斑斑点点地喷了自己一身，他经脉俱断，形同废人，对这毒烟已无抵抗之力，霎时间皮肉溃烂，脏腑如蚀，疼得嘶声

怖叫。

灵威仰愤怒至极，左手真气绵绵输入，冷冷道：“‘他们’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木族圣地？”每踏出一步，气浪如莲花怒放，那些虫蛇登时尖嘶着朝后翻滚退让。

句芒剧痛稍消，喘息着正欲答话，密道内突然炸起一阵春雷似的大笑：“对这弑帝篡位、通敌卖族的乱臣贼子，青帝陛下又何须如此仁慈？不如由我带回鬼国，让他尝尝陛下当日所受的滋味，何如？”

“火仇仙子！”拓拔野心中一震，这笛声极之熟悉，竟像是发自淳于显的巴乌蛮笛！当日被那妖女骗得困在皮母地丘之底，几乎枉送性命，想不到竟会在此时重新相遇！

一时间，又是惊疑又是骇怒，这妖女既与火族仇深似海，为何竟会驾驭凶兽虫蛇围攻木族玉屏峰？与她同来的，究竟还有何方神圣？

晏紫苏冷笑道：“原来是这妖女！”心念一动，咯咯笑道：“狗咬狗，一嘴毛。她既要到此捣乱，再好也没有啦。咱们先作壁上观，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再来收拾残局便是。”

她担心蚩尤安危，对他邀战青帝之事千百个不情愿，却又知劝他不住，此刻见局势横生变数，正中下怀，只盼灵威仰横死当场才好。

空桑仙子蹙眉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玉屏山方圆百里都有村落，若任由这些凶兽肆虐，瘟疫横行，遭殃的却是木族的无辜百姓！”旋身冲起，双袖如飞，将蛇群轰然打散，朝外冲去。

蚩尤心下凜然，扬眉道：“不错！我若见死不救，和那徧私狭隘的老匹夫又有什么区别？我乔家男儿本是木族英豪，又蒙羽青帝传我神功，授我苗刀，岂能饮水忘源，让这些妖魔宵小祸害东荒！”

豪情冲涌，大喝着盘旋而起，苗刀电舞，青光如虹，登时劈起一道冲天血浪。

晏紫苏顿足嗔道：“呆子！”无可奈何，只好和拓拔野一起紧随其后。夸父哇哇叫道：“等等我！”手掌飞舞，气浪叠爆，随着众人朝悬崖下冲去。

五人所向披靡，断蛇纷飞，高耸如丘的蛇群轰然坍塌，他们很快便已冲出重围。

壑中烟雾滚滚，凄迷诡异。远处天空中传来哑哑的叫声，万千凶禽黑压压地急速逼近，远远望去，夜空如遮，分不清哪些是鸟群，哪些才是乌云。

“姑姑！”众人正欲冲下山崖，循着笛声狙击火仇仙子，却见姑射仙子白衣翩然，云朵似的飘飞而来，“敌暗我明，不知究竟，山下又都是蛊虫妖兽，太过凶险。姑姑还是先随我到地宫中避上一避，等探明虚实后再做反击不迟。”

俏脸晕红，妙目中满是忧虑焦急之色，说到最后一句时，忍不住朝拓拔野瞟去，目光甫一相撞，又立即移转开来。

“轰！”右前方整面崖壁应声炸散，三道人影破空冲出，团团飞转，霎时间便已对了十余掌，气浪狂卷，势如海啸山崩。

姑射仙子讶然道：“陛下！单将军！”

只见前面一人脸色通红，矮胖如冬瓜，左腋夹着一个清癯秀雅的青衣人，正是灵威仰与句芒；后面那人黑脸长须，身形雄伟，赫然竟是单定。

众人大奇，不知单定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触犯逆鳞，与青帝交手。晏紫苏心中一动，失声叫道：“小心！他不是单定！”

话音未落，单定哈哈笑道：“妙极！陛下既然不肯交出这老贼，那我就只有拿圣女来交换了！”说着翻身急冲，探手径直朝姑射仙子抓去！

拓拔野不及多想，和蚩尤一左一右夹冲而上，天元逆刃与苗刀狂飙怒卷，如雷电横空，青龙夭矫，朝他齐齐劈砍而去。

“单定”纵声大笑，右掌发处，绚光冲天炸射，拓拔野、蚩尤呼吸一窒，只觉一股难以想象的巨力排山倒海似的当胸猛撞而来，“当！”气血翻涌，右臂酥麻欲裂，竟双双朝外凌空飞跃！

众人又惊又怒，拓拔野、蚩尤修为均已在小神级之上，彼此心意相通，合作无间，联起手来就连烛龙也讨不得好去，此人究竟是谁？竟只一掌，便将二人生生震飞！

灵威仰喝道：“让开！”极光气刀轰然怒爆，碧芒飞卷，掀带起五彩气光，势如狂飙，从姑射仙子与“单定”之间急斩而过。

岂料那“单定”陡然急冲折转，鬼魅似的朝左一飘，迎面朝空桑仙子冲来，大笑声中，气浪横卷，空桑仙子眼前一花，周身酥痹，还不等回过神来，已经被他封住经脉，挟着往外急冲飞掠。

“姑姑！”姑射仙子大急，翩然飞追。

拓拔野叫道：“仙子小心！”生怕她有闪失，抄身电掠，抢在她身前追去。几乎同时，青帝、夸父、蚩尤也已围合冲到，四道强猛至极的真气如狂风巨浪，